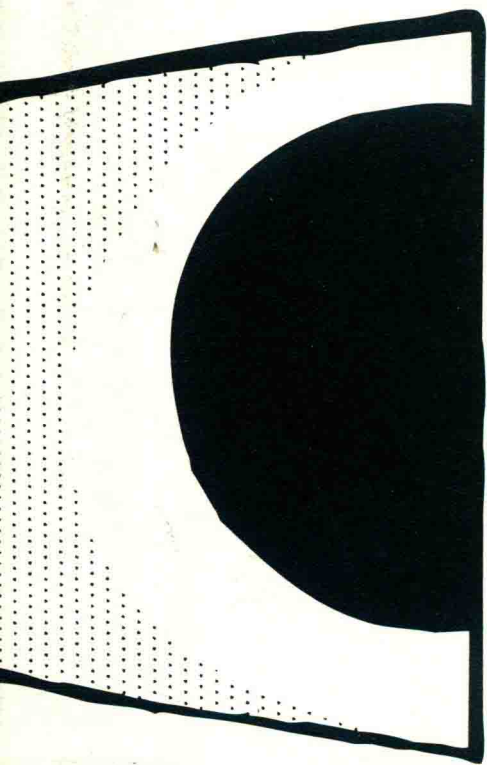


贾若萱
摘下月球砸你家玻璃



贾若萱

贾若萱
摘下月球砸你家玻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摘下月球砸你家玻璃 / 贾若萱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8.10

ISBN 978-7-5594-2237-8

I. ①摘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18324号

书 名	摘下月球砸你家玻璃
作 者	贾若萱
责任编辑	姚 丽
监 制	赖天成
特约编辑	赖天成
装帧设计	丁威静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地 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网 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150千字
印 张	7
版 次	2018年10月第1版,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2237-8
定 价	42.0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献给我的父亲、
母亲和弟弟

001

夜行

019

持续的寒意

039

他的家

055

事已至此

081

凌晨三点，星星消失了

097

你觉得呼吸困难吗

117

黑暗茫茫

143

绿蝴蝶

161

飘浮

181

好运气

203

后记：而我只是想晃来晃去

夜行

钟立远把车里的暖气开得很足。她感到有滴汗从脖子落到胸口，这让她有些紧张。她想把暖气关掉或调小一点，但他们才见过两次，交谈的话超不过二十句，不敢随便乱动。她又想把厚外套脱掉，手指捏来捏去，几次碰到扣子，最终还是放弃，只能保持原来的姿势，把脸埋进羊绒围巾，一动不动。

车缓慢行驶，似乎在故意拖延时间。穿过接二连三的路灯，眼前的光灭了又亮。由于是郊外，车少人少，道路空旷，两旁是几块荒凉的田地，断断续续闪过的电线杆。这块原本是个县城，最近几年被划到市区，可怜的是建设速度比车速还慢，她快要毕业了，这里仍然土里土气。远处有个霓虹灯招牌，字体闪闪发亮，“顶峰 KTV——全市唯一一家 3DKTV”，KTV 都有 3D 的吗？她已经很久没有唱过歌了，也很久没有出来逛一逛。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生活变得像死水一样平静，又如海浪般

汹涌？她喜欢怀念过去，因为未来不受掌控，她希望任何事情都像她预期的那样发展，包括她和方世诚的感情。

已经晚上十点多，十一点宿舍楼锁门，她没有回去的打算，就算方世诚打电话求她，她也不会回去。一个恶毒的想法冒出来，她要冷笑着告诉方世诚，她和他的兄弟在一起。她要和他的兄弟待一整晚。她握着手机，掌心热得出汗，眼角余光偷偷打量钟立远。他算不上好看，个子高，皮肤黑，骨瘦如柴，单眼皮，但在方世诚所有朋友中，她对他印象深刻。

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钟立远生日那天。方世诚带她参加，一共十几个人，钟立远坐在她对面，眼光总不经意跌到她身上，她对这样的事情很敏感。吃到一半，他小心翼翼问她是不是写小说。她说是的，偶尔写一点。方世诚打趣道，立远也是个文艺青年呢，哥几个里面，就他喜欢看书。她“噢”一声，点点头，说，那下次见面我送你本书。钟立远说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感激不尽。吃完饭，钟立远送他们俩回学校，问方世诚，什么时候再请你们吃饭？方世诚说不用不用，下次我们请你。钟立远说，你们还没工作，我已经上班赚钱了，还是我请吧，下周，下周走之前我们再聚一次。

第二次钟立远准时赴约，带他们去市区一个特色餐馆吃饭。中途说起钟立远的工作，在另一个城市，没有高铁，慢车十二个小时，好在干一月歇一月，也算清闲。简单吃了点饭，钟立远说还要回家收拾行李，先送他们回学校。路上，她一直感觉有道目光透过内后视镜紧紧追随着她，当她抬起头时又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钟立远的单眼皮，浮在镜子表面，像一座沉默的山头。她心里有说不清的感觉，手伸到包里紧紧抓着那本书——上次见面答应送给他的，他一直没提这桩事，她也就不大好意思拿出来。下车前，她把那本书悄悄丢在车上，他一到家就能

看到。在学校门口，她和方世诚一起，冲钟立远挥手道别，钟立远没有看她，按了三声喇叭，绝尘而去。

“万红。”钟立远小声喊她的名字，“你吃过晚饭了吗？要不要再去吃点东西？”

她被他的声音吓了一跳，这音色和电话中的声音不太一样，显得更厚重。不知是否和她的心情有关，她觉得这种声音有点暧昧。

“吃过了，我不饿。”她把围巾摘掉，终于鼓足勇气，“可以把暖气关小点吗？我好热。”

钟立远把暖气调到最低，“热的话可以开窗户，很快就能凉快下来，冷了再关上。”

她把窗户按下一条缝，冷空气刮到她脸上，一瞬间，温度像鱼一样滑下去，她又关上了。“北方的冬天冷得吓人。”她轻声说，“血管都能结冰。”她不知这句话怎么冒出来的。

“是啊，北方的冬天冷得像老巫婆的奶头。”

“塞林格。”她轻轻笑了，“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。”

“那天你送我的书，我挺喜欢。”钟立远看她一眼，又快速转过头，“怎么不当面给我？”

“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”她把腿舒展开，听到嘎嘣一响，“然后就放到你车上了。”

“噢，也好。”他点头，把车拐到一条更宽阔的大路，速度依旧缓慢。她不知道这条路通往哪里。

“这是你自己买的车？”

“不是。”他说，“是我爸的。”

她觉得自己提了一个糟糕的话题，只好沉默，把围巾攥在手里。这条围巾是方世诚送的，花去半个月的生活费。她细细想着，他对她够好了，这种好是装不出来的，只是后来起了变

化，总不能因为变故，完全抹去他的好。

钟立远没问她这么晚跑出来的原因，使她有些感动。看表，十一点零三分，宿舍已经锁门，方世诚依然没有打电话，他变了，她是早就觉察出来的，所以当她看到他手机里的短信时，她已经不再痛了，只想着怎样做才能让他痛。她把短信念出声，“亲爱的，想你，昨晚好棒，什么时候再来看我？”脑子里浮出另一句话：如果一个人开始了第一次说谎，那这个人的一生都要和谎言相伴。他的双手划来划去，嘴里拼命解释，她冷漠地看着他的滑稽样，一言不发，内心像爆炸的气球般无力。人们停下脚步，看马戏一样盯着他们，最终闹剧以方世诚气急败坏的离开收场。他走后，人群散去，她瘫坐在大台阶上流泪，这里曾是他对她表白的地方，他说过那么多蜜语甜言，全部变得面目可憎。她已经体会不到他的爱意，只感觉手脚冰凉，可能会冻死在这个夜晚。她不停回想那条短信，冷风吹得身体剧烈颤抖。这段感情到头了，她明白，但不想这样结束，她一定会让他难过，让他抬不起头。心里的怒火越烧越旺，她想到钟立远，方世诚的好兄弟。若无其事不是最狠的报复，和他的兄弟上床才是。她知道钟立远一定会来找她。

钟立远生日过后，万红做过一个梦，她没有说给任何人听。梦里，她站在小时候住过的平房，门前有个大院子，妈妈坐着洗菜，爸爸挖坑种树。钟立远走进来，和她爸妈亲密地打招呼，然后接过妈妈手里的洗菜盆，跑到厨房忙活。她没有表现得惊讶，也没有想起方世诚，这一切显得顺理成章。后来钟立远做了一桌子饭，吃过后，把万红带到车里，驱车到达一块下陷的凹地，打开车窗，吻了她。她不记得他们有没有做爱，只记得抬头看天时，空气里飘着红色的细雨。醒来后，她十分震惊，她与钟立远才见过一次，怎么会做这样的梦。

她回想给钟立远打电话的场景，奇怪，她明明没有存过他的号码，一翻手机通讯录，钟立远三个大字赫然在目。她应该是哭着打完的，信号不好，对方的声音通过电波，淅淅沥沥传到她耳朵，她没有听清他的话，嘴里一直重复她的地址，挂断电话，钟立远又发来短信：待在原地，我立刻去找你。

她擦干眼泪，跑到对面买了一杯热奶茶，隔着袖子握在手里。路灯亮着，昏黄的光包裹住冰凉的身体，她抬头，想找到猎户星座，但今天一颗星星都没有，比她的心还要空。她曾和方世诚在夏天的夜晚去爬山，学校恰巧在山脚下，走路只需半小时。他背着帐篷、望远镜、薄毛毯、一兜零食，和她慢悠悠晃到山脚。全程是连绵的田地，没有路灯，也没有行人，风有些凉，拂过她身上，神清气爽。他拉着她的手，问她怕不怕。她说不怕，反正是和你一起。后来俩人踩着阶梯，气喘吁吁爬到山顶，又聊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。最后，他们拿着望远镜看星星，她已记不清看到的形状，也许什么都没看到，她的心思全在方世诚好看的手指和唇形上。他滔滔不绝地讲猎户座，声音变得像月亮一样遥远，她愣愣地看着他，傻笑着，眼前的视线模糊起来，变成一片通透的白。他突然停止说话，坐到她身边，搂着她的肩膀，等了几分钟，然后他说，真安静呀，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

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我们两个人，她望着学校门口的牌匾，嘴里呢喃这句话。这时，钟立远的车停在她面前，他打开车窗，沉默地看着她，她低下头，绕着车走了一圈，打开车门，钻进去。

“我们一会儿去哪……”万红噤着。车速更加缓慢，钟立远似乎也没有方向。

“呃……”钟立远停顿几秒，“你想不想去唱歌？”

“唱一晚上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不想。”她摇头，“唱夜猫档太累，我晚上需要休息，我今天太累了……”

“好。”钟立远看了看万红，“那就找个地方休息，行吗？”

“嗯。”万红点头，“真是不好意思……这么晚给你打电话。”

“没事的。”钟立远没有看她，“不麻烦，只是你千万别出什么事，晚上这片不安全。”

其实她想去钟立远家里。她希望钟立远能带她回家，而不是酒店。对于她来说，酒店显得不近人情，而回家总能代表点什么。她知道钟立远家在哪里，准确说是他哥哥家。钟立远有个亲哥哥，已经结婚，在附近买的房。但他们常年待在乡下，那套房子空了出来，大多时间，钟立远一个人住。这当然是方世诚告诉她的，每次他喝醉酒回不去学校，都要借住在那里。他还告诉过她，钟立远交过一个女朋友，俩人同居过一段时间，就在那套房子里，没过多久就分手了。她问分手的原因，方世诚说是因为他女朋友胸小，也不会打扮，土里土气。那时她还没和钟立远见面，先留下一个糟糕的印象，见过后，她的直觉告诉她，钟立远不是那样的人。

车里的温度正好合适，万红平静下来，心脏落回胸腔。路越来越难走，车翻过减速带，像撞在弹簧上，忽高忽低。她注意到钟立远无名指上的戒指，古铜色，雕着密密麻麻的图案。她想到第二次见面，钟立远说他在地理杂志看到过几张图片，西班牙的跳蚤市场，非常喜欢，他对一切年代久远的东西感兴趣，经常去二手店淘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。她问是不是喜欢复古风，他说也可以这么理解，方世诚惊讶地说他可不喜欢二手的东西，好运气全被人用光了，只剩下厄运，不吉利。她说

没什么关系，二手的更有味道，她就经常买一百年前的衣服，俗称“古着”，从国外千里迢迢运到中国沿海城市，再通过互联网，卖给不同的顾客。现在她身上就套着一件古着大衣，厚实，柔软，充满时间的气味。

“你的戒指哪里买的？”

“噢，这个呀。”钟立远瞥了手指一眼，“在云南买的。”

“好看，异国元素。”

“是。”他点头，突然拐进一块空地，停在一堆沙子前，没有灯，但这里很亮，她抬头看到一枚巨大的圆月，月光一片片往下掉，掉在车上，树枝上，土地的小裂缝里。她惊讶地张大嘴巴，揉揉眼睛，依旧是这番场景。周围是整齐排列的树，连成一圈，包住这块空地，树枝奋力向上延伸，像是举着兵器的士兵。她想到那个和钟立远有关的梦，月亮真大呀，含着模糊的红色。

“这是哪里？”

“原来是个工厂，我小时候经常来，后来我爸妈下岗了，这儿也拆没了。”

“噢。”她点头，不知该接什么话。

“我想让你听几首歌。”他说着，打开音响，顺手关了车顶灯。月光钻进车里，他的黑色羽绒服亮亮的。

她早就猜到他喜欢摇滚。他爱读书，表面内敛安静，内心肯定有个狂热的世界。她很少听摇滚，大多时候，她需要平静，放着舒缓的音乐，一个人躺在宿舍哭一哭。哭是很好的发泄方式，可是发泄的究竟是什么，她始终没搞清楚。她曾有一次，在宿舍哭到差点断气，后来她回想，那天什么都没发生，只是方世诚晚上要出去喝酒，她心里想去，嘴上硬说不去，他没有苦苦哀求她，自己去赴了宴，然后她一个人回到宿舍哭个不停，

仅此而已。

“好听。”她说。

“是啊。”他回答，“也是在云南买的，和这个戒指一起。我特别喜欢鼓点音乐，节奏感强，听的时候才感觉自己在活着。”

“那不听的时候呢？”

“不听的时候是在虚数空间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在消失。”

“什么是虚数空间？”

“就是虚无。我的生活很空虚，你想象不到。”

她看了看他，由于鼻梁挺拔，他的侧脸近乎完美，掩盖住眼皮肿胀的缺点。她不喜欢他说的这些话，听起来不够真诚，像“文艺青年”这个词一样刻意。她希望她碰到的男人都是真诚的。她突然想起她短暂爱过的一个男孩，学导演专业，和她倾诉他的焦虑症、心慌气短、郁郁寡欢，电影创作无法进行，连续看了一个多月的中医，喝中药，针灸推拿，还是没治好，在一个稀松平常的夜晚，把自己杀死在浴缸。他说他的焦虑来自对众生的怜悯，明知道他们做的是错事，却无法制止，只能看着人们不停坠入深渊，这让他无法直视自己。

“要不要下去走一走？”钟立远提议。她知道外面很冷，但还是点点头。下车，她跟在他身后，冷气侵蚀进骨头，她将身后的帽子扣到头上，拉链拉到顶点，哆嗦着向前。前方是黑漆漆的树林，像是口腔深处，月光不能穿透。她不想去那里，但钟立远没有停下的意思。

“去哪儿？”她喊住他。

“穿过小树林，有一条河。”他回头，长长的影子滑到她身边，“你想去吗？那里有个废弃的木房子。”

“冷。”她说，“那里冷不冷？”

“不冷。”他回答，“不是很冷，有电暖器，还有厚被子。”

“好吧。”她突然笑起来，“我怕有僵尸。”

“有我在，僵尸不敢咬你。”他像是预谋好的一般，自然而然拉起她的手，“走个几分钟就能到。”

她没有甩开他。但在心里谴责自己，这是不对的，她只是想和他做爱，不想有其他亲密举动。他拉着她走进树林，石块堆满地面，脚底打滑，她不得不把大半重量压在他身上，防止自己摔倒。仿佛一道帘幔垂在她眼前，即使离得这么近，她依然看不清他的表情。继续前走，视野变得开阔，最终，一条河展现在她眼前，河面结了冰，看起来很坚固，冰面上延伸着各种各样的纹路，月光一照，快要跳出来，变成实物。河对面是几座亮着灯的房子，好似燃烧的光点，在视网膜上跳跃。

“这边。”钟立远没有松开她的手，右拐，走了几十米，到达一栋房子前，“就是这里。”

果然是木房子，门是铁的，房顶是尖的，类似山上的寺庙，只是非常小，大概十平米不到，没有窗户。她怀疑能否挤下两个人。

“这是哪里？”

“木头房子呀。”他说。

“能进去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这里？”她笑了，抬头看他，他的脸笼罩着一层杂乱的白色。

“这是我的秘密基地。”他也笑了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他说，“我夏天发现的，应该是看门的人住的，他们看管旁边的桃林，现在已经不种桃了，所以屋子也荒废了。”他拉着她绕房子转了一圈，“怎么样？这个门是我后来找人安的，

我每个月给负责的老头一百块钱，他才同意让我住着。”

“你住这里？”

“偶尔吧，无聊的时候，会来这里发呆。”他摸摸她的手心，“不要告诉别人，这是秘密。”

他打开门上的锁，招呼她进去，然后反锁门。完全的黑暗，彻底的密闭空间，没有一丝光能进来，她看不到他在哪里，只能听到他的呼吸声，像浮在湖面波光粼粼的鱼。

“你在哪里？”她发出微弱的声音，手臂晃动几下，没有触碰到他。

突然，她被人推到墙上，后背一凉，她握紧拳头，接着，一双温热的手伸进她的衣服，环住她的腰，抚摸她的脊柱。他呼出的热气喷在她脸上，近在咫尺，依然看不到他的脸。深不见底的黑暗增加了他们的勇气。他把手拿出，温柔地摸上她的脖子，打几个圈，下移，贴到她的胸上。她身体一阵战栗，感受他湿漉漉的舌头在她下颌骨游走，然后是耳朵、脸颊，最后是嘴唇。他撬开她的牙齿，仿佛她嘴里有他想要的东西，剧烈而凶猛。她快要倒下了，连忙踮起脚尖，勾住他的脖子，挂在他身上。她会接受他所有的动作，她发誓她不会反抗。

她想到和方世诚第一次做爱，她并不是处女，但她说了谎。也许因为这个谎，才会出现方世诚的背叛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没坦诚相对。她的初夜和高中老师度过，她爱过他，却记不起他的样子。她只愿承认方世诚是她第一个男人，他们的第一次在机场旁边的小旅馆，第二天必须早起，怕误时间，整晚都在尝试做爱，最后天快亮了，方世诚才成功进入，不到五分钟就缴械投降。想来，他们已经一个多月不做爱了，方世诚总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，她觉得怪，又找不到原因，直到今天，才发现他有了别的女人。别的女人，她发出一声难过的呻吟。